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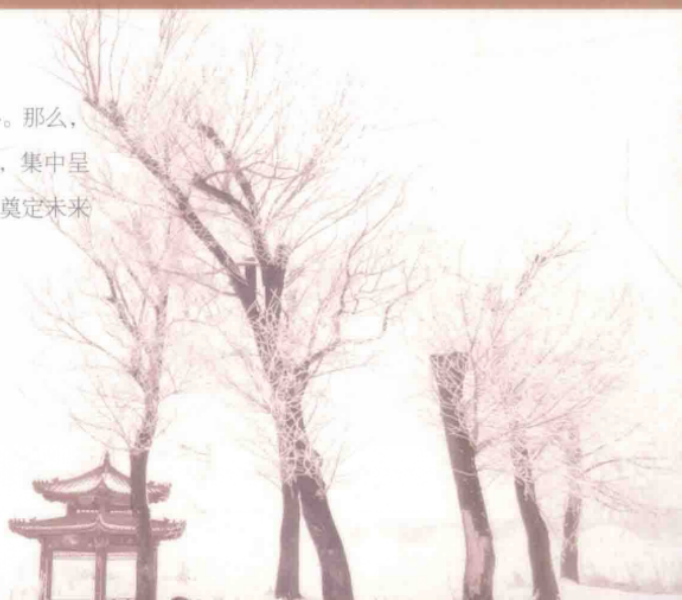
滦南文学作品选集

小说卷①

韩进勇 主编

“滦南有个作家群”已是名声在外。那么，把滦南近 30 年来的文学收获汇聚起来，集中呈现给读者，一是纪念，二是珍藏，三是奠定未来再出发的基石。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韩进勇 主编

滦南文学作品选集

小说卷 下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滦南文学作品选集. 小说卷 / 韩进勇主编. — 石家庄 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16.5
ISBN 978-7-5545-2501-2

I. ①滦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滦南县②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8.224②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78734号

书 名 滦南文学作品选集·小说卷

主 编 韩进勇

责任编辑 蒋海燕 霍雅楠

装帧设计 于 越

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河北教育出版社 <http://www.hbep.com>

(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, 050061)

印 制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 22.75

字 数 1013.7千字

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45-2501-2

定 价 198.00元 (共四卷)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编 委 会

策 划：滦南县作家协会

主 编：韩进勇

编 委：朱永远 刘振广 项中立

高会臣 王振东 戴成龙

江 峰 落 叶 唐小米

序 言

关仁山

唐山市滦南县编辑这套文学精品集，是非常及时，非常有意义的。依我的看法，从唐山、河北来看滦南都是一座文学的高地，因为高地上有这么多耀眼的文学明星。

河北“四侠”之一的青年作家张楚在十几年间不断地获得全国许多奖项之后，终于得到了国内文学顶级大奖——第六届鲁迅文学奖，被评为“未来大家”。我觉得，他的才华与成就不可限量。与张楚同时出道的作家刘荣书创作成绩斐然，受到文坛高度重视。张楚和刘荣书同获首届孙犁文学奖，两人的作品多次获奖，多次登上中国小说排行榜。诗人唐小米的作品，被《中国年度诗歌精选》《中国诗歌年鉴》《新华文摘》等年度选本选载，曾获2011年中国先锋诗歌奖，第二届河北诗人奖等奖项。值得一提的，还有散文家、县作协主席韩进勇，他一边从政，一边写作，他的散文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。青年作者落叶（原名张玉江）创作的诗歌《来自日本的两只小木熊》在中国诗歌学会主办的第三届“大众传媒·屈原杯”全国诗歌大赛中荣获优秀奖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把目光拉得再远一些，新时期30年来，滦南文学创作一直呈现生动和繁茂的景象。我记得滦南的杂文以石飞等作家带动，

在全国产生影响，汪金友的杂文《“立德”小语》获全国报刊副刊作品评比二等奖。不仅仅是杂文，上世纪80年代以肖波为代表的作家也曾经创造了一座滦南文学的高峰。在那样一个视文学为崇高甚至为神圣的年代，肖波、杨海光、朱永远、谷景峰、刘振广等滦南作家活跃文坛，形成了一片“滦南景象”。肖波其人其作知名度颇高，尤其是在家乡滦南，不说是家喻户晓，也是广为人知。他的小说《称呼问题》得到读者的喜爱。杨海光的小说也独具韵味。所以，历史与今天的文学盛景联系起来看，滦南的文化底蕴深厚，渤海湾这片美丽的土地养育了这些文学“才俊”。长期以来，“滦南多俊才”，“滦南有个作家群”已是名声在外。那么，把滦南近30年来的文学收获汇聚起来，集中呈现给读者，一是纪念，二是珍藏，三是奠定未来再出发的基石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追溯滦南的历史文化，滦南历史悠久。自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滦南繁衍生息；相传唐朝初年，唐太宗李世民曾东征到滦南渤海湾，留下了与曹妃的爱情传奇，曹妃甸因此而得名；辽属卢龙军，金置滦县，元五年并入滦州，县城所在地倭城是京东四大名镇之一，相传因元朝大将那颜倭盍在此屯粮而得名；此后，历经明、清，县境均属滦州。1946年建立滦南县佐公署，后并入滦县；1963年恢复滦南县建制。这里是诞生评剧的一块沃土。我感觉，滦南的老一代作家在这里成长，整体风格是清新自然、质朴厚重的。我们感到老一代作家走的是传统现实主义路数，他们描写生活很深刻，很有洞察力，具有追问和温暖心灵的力量。有了张楚的出现，这一风格有了新的变化。可以看出，张楚对于先锋小说的学习，从这些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，而渐渐成熟的意象创造则成为张楚小城镇叙事的鲜明的美学标志。将滦南地域生活美学化的过程中，张楚表现出他卓越的小说家才华。刘荣书也在朝这一富有创见和魅力的方向扎实前行。刘荣书的小说创作不满足于书写生活经

验，而是追求描写生活中发生的奇异事物。小说的语言具有强烈的现代性，表达明确，减少了抒情化的表达，加大了内心叙述的表达力度；小说描写语言细腻，叙述从容，体现了一个严肃作家的独特追求。滦南出了张楚、刘荣书和唐小米等优秀作家，还有一些新人在茁壮成长。我估计，用不了多久，滦南还会给我们新的惊喜。《滦南文学作品选集》的出版会加速这个进程。

目 录

CONTENTS



刘荣书

江河 / 001

夜行 / 017

与之相像的人 / 036

谷景峰

河马 / 057

刘振广

丹青 / 090

楼高也有老鼠 / 107

影匠胡月 / 119

项中立

小女孩的游戏 / 132

陆瞎子和陆小曼的选票 / 155

赵经纬

过鱼 / 176

美丽的蝎子 / 189

张明贺

芦花湾 / 204

小店温情 / 212

冯连满

神厨毛头 / 228

锈色的疤 / 232

马志慧

宝地 / 236

晁秀梅

飞 / 250

借书 / 253

玫瑰往事 / 256

女孩 / 259

杨 君

爱，不可亵渎 / 263

同名 / 271

陈玉玲

五婶 / 277

滦南作家长篇小说存目 / 280

滦南作家中短篇小说存目 / 281

后记 / 282

江 河

胡文斌要到“楚地”去。“楚地”一说，是他从电视上学来的。古人称湖北为“楚”。

临行前的那天晚上，殷红梅来了。不厌其烦地问起他的出行准备得怎样？胡文斌掰着手指，将心里的打算一五一十说了出来。并拿出新买的一套西装穿在身上，对镜端量，让殷红梅为他参谋。问：颜色还可以吧？殷红梅站在他身后，替他抻平西装下摆，两人的目光于镜子里交汇。殷红梅的一双眼睛释放着哀怨，忽然将头倾在他肩上说，文斌，不行的话，让我跟你一块去吧。胡文斌愣住了。身子僵直，眼睛眨巴眨巴看着镜子里的殷红梅，又好似在认真端量着自己。他最终抬起手来，搭住殷红梅抚在他肩头的一只手，愧疚地说，你去怎么行啊！事先又没和小桃商量……况且这次小桃的舅舅舅妈们都去呢！他停了一瞬，转过身，用双臂揽住殷红梅的肩膀，说，红梅，你别急……不待他说完，殷红梅便推开他的手，转身坐到床角儿去了。翻看着行李箱，借以掩饰自己的尴尬。问他：药记得带了吗？到了湖北记着不要多喝酒……你这做父亲的，婚礼上可是要发言的，怎么讲话，要在脑子里想想清楚，别到时磕磕巴巴，给闺女丢了面子……

胡文斌笑一笑，说，想过了，都想过了。

接下来他们坐在一起，将整个婚礼的过程细细揣摩了一番。待说完

话，夜已至深。殷红梅起身告辞。胡文斌踌躇着，想说些什么，最终只是问：末班的公交还有吗？他本想送殷红梅到楼下，但想想明日还要早起，心乱了一下，门已随殷红梅的离去，“咣当”一声碰死了。

他在客厅中央怔怔站着，面对了镜子。只因穿了件背心，那崭新的西装看上去便显得有些蹩脚。他本想对镜中的自己微笑一下，最后却只能落寞地叹息一声，将西装脱下来，挂进衣橱。光着上身，拿起茶几上的钱包重新验看了一番——那是一只崭新的钱包，里面装了现金和银行卡。在准备将钱包装进西装口袋时，忽又想起什么。把放在茶几上的那只旧钱包捡起来，从透明封套的内里，抽出一张泛黄的照片——那是一帧妻子早年的小照。遂把它小心翼翼装进新钱包里。

这已是胡文斌一年之中要去参加的第二场婚礼了。

一个多月前，胡文斌去另一个城市参加了妻弟女儿的一场婚礼。妻弟的女儿与他的女儿小桃同龄，两人虽不在同一个城市，却因循了同样的成长轨迹。只不过上大学期间，妻弟的女儿便有了男朋友，而女儿小桃，则在正式参加工作的第三个年头之后，才有了现在的男友。

对待女儿的婚事，胡文斌是曾万分焦虑过的。女儿供职于一家建筑公司，工作性质流动性大，难能有接触同龄异性的机会。而胡文斌呢，他所供职的矿山机械厂濒临倒闭，大部分工友分流的分流，下岗的下岗。他算是幸运的，成了那家废弃工厂的守门人。每天对着空寂荒凉的工厂，心中的落寞难免会像厂房角落的杂草一样丛生——为了女儿的婚事，他绞尽脑汁，拜托过所有的熟人，却有心无力。女儿最终也懂了父亲的心思，只盼着将自己早早嫁了。一年前，经同学介绍，女儿和高中同学谈起了恋爱，婚期都定下来了，拍了婚纱照，男方那边给亲戚们下过了聘礼，胡文斌这边也是万事俱备。却不想女儿临时起意，做了逃跑新娘，

理由只是和男方没有共同语言。他们同学数年，竟然始终没有看清对方。胡文斌不想委屈了女儿，便只能委屈着自己，硬着头皮去给男方父母道歉，并赔偿了拍结婚照所花的全部费用……那段时间是胡文斌人生中情绪最为低落的一段时间。他面对着阒寂无人的破败厂区，无数次感到人生的落寞与无奈。

好在一年之后，女儿终于将新男友带回来让他过目。这个新男友比起那位同学来，还算不错，学历比对方高很多，个子比对方要高那么一点儿，模样也比对方长得周正。最让胡文斌开心的，是女儿的新男友少了些城市男孩的骄傲与自负，而多了些农村孩子的木讷与淳朴。而让胡文斌不太开心的，也正是新男友的身份——老家是湖北农村的。没有任何背景，物质上更是一穷二白。婚后住房的问题怎么解决？小孩生下来谁帮他们带？好在胡文斌是个开通之人，他半生辛苦打拼的经历，消解了对未来女婿身份的疑虑。甚至在情感深处，他更倾向于这个一说话便会口吃的男孩。

女婿说话虽口吃，但爱笑，一笑便露出缺了半颗的门牙。问起这颗牙，才知是读高中时，晚上寝室里熄灯之后，还要躲到厕所去看书。因为打瞌睡，不小心跌在马桶上，磕掉了半颗牙齿……有着这样的刻苦，胡文斌对这位女婿的前景还是较为看好的。但内心的疑虑却让他始终显得婆婆妈妈。他知道，那是亡故的妻子在他的心里作怪——她生来似乎就是个爱慕虚荣的人。她和胡文斌同为农村人。胡文斌当过铁道兵，如果当年不能由志愿兵转为工人，她是不会屈尊下嫁给他的。借由某种虚幻的想象，胡文斌总会看到妻子挑剔的目光落在那手足无措的男孩身上。他的耳边甚至会听到她刻薄的抱怨声。她又在抱怨胡文斌没出息，把宝贝女儿交到他手上，却想不到他会这样潦草地要将她嫁了。订下婚期后的那些日子，每当夜深人静，胡文斌总会自言自语，那其实是冥想中他

在和亡妻对话。胡文斌说，你放心好了，暂时没有房子，就让他们住在咱家。我还有些积蓄，两个孩子都挣钱，有几年房子就会买得起的。等他们生了小孩，那时我也该退休了，小孩我帮他们带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……至于他老家穷不穷的又有什么关系呢，再穷能穷到哪儿去！反正女儿也不会跟他回老家生活。顶多过年时回去一趟，住一晚两晚的就回来了！能怎么样呢！是不是啊……

一路上都在下雨。胡文斌坐在火车上，被广袤空间同时降落的雨水弄得有些晕头转向。由于火车运行的速度，车窗玻璃上并不算模糊，只粗疏罩了一层水汽。但车窗外疾驰而过的景色，却像被人为处理过一番，成了一幅幅抽象而迷离的图画。那些密集的市镇，衰败的村落，无数条河流以及道路，打伞或在雨中慢慢行走的路人，无不给了胡文斌一种落寞的衰败之感。卧铺上的几位乘客在昏睡，睡相丑陋。卧铺外的过道上人影疏落，只推车贩卖零食的售货员隔一段时间经过一次，叫卖声显得机械而慵懒。胡文斌不想在这种怪异的氛围里泡得太久。他大部分时间靠着车窗，看窗外的雨景看得累了，便在过道与厕所之间来回走动，拿出手机和女儿通话，或是给一同奔赴在路途中的亲戚们发送问讯的短信。

女儿和女婿是早他两天到湖北去的。女婿那边也要为婚礼做一番筹备。最让胡文斌担心的，是作为女方这边的亲属到达湖北之后，怎么来妥善招待。胡文斌要仿照妻弟女儿结婚时的全部模式，把自家的亲戚们安置在一家酒店里。当然是要比较体面的酒店。“老河口”作为一个县级市的地名，古拙的发音不禁让胡文斌忧心忡忡。在女儿女婿临行之前，胡文斌同他们有过一番周密的部署。市里边是有一家三星级酒店的，只是花费比较贵，女婿这样踌躇着说。那就好！胡文斌说，结婚毕竟是人

生中的大事，不要不舍得花钱。考虑到亲友团的花费，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胡文斌告诉女儿，让她转告给她未来的丈夫：酒店这边的花费，不用女婿担心，他全包了。女儿出嫁前的婚房要订最高级的。妻弟是个有身份的人，也要安排一间单独的客房。至于其他的亲戚，就安排在标准间吧。至于婚礼结束之后，作为送亲礼，烟和酒啊什么的也一定要准备，就买当地最有特色，最好的吧。花费当然也由胡文斌来出……

打电话时胡文斌问询的声音听上去焦虑却又显得笃定，虽是女儿出嫁，但胡文斌此时却担负着双重的责任。他更担心女婿家里将婚礼办得过于潦草，从而给亲戚们留下指责和议论他的借口……“老河口”那个地方没有直达的火车，胡文斌和众亲戚要在河南境内的邓州下车，那里是靠“老河口”最近的地方。由女婿接站。

雨仍在下。那个莫名的小站看上去衰败而土气。由于列车晚点，亲友团的会合显得有些零落。直到全部人员会聚起来之后，送亲队伍才逐渐壮大。此时的胡文斌，无疑是踌躇满志的，好像多了些主心骨。女儿没来接站，因为考虑到车上载客的人数。接站的是一辆面包车，女婿介绍那位司机，是他本家的一位叔公。年纪看上去比女婿大不了多少，辈分却要比胡文斌一千人还要高出一截。据说整个婚礼都要经他一手操办，又据说是做“石油”生意的。想来是女婿他们那个家族里最见多识广的人物。但其座驾却是这辆半成新的面包车，便让人怀疑他这“石油”生意做的是否有些水分。面包车的座位刚好够那些亲戚们坐。胡文斌和女婿在车厢过道里每人坐了一副马扎。路况时有颠簸。为了活跃气氛，胡文斌没话找话，既不能冷落了亲戚，又不能冷落了那位“叔公”。但拥挤的车厢内，气氛却一时很难活跃起来。

抵达“老河口”时，早过了午饭时间。按照事先的约定，一下车便有一场“迎亲宴”，当然是由女婿这方来安排。此时，女儿已早早等候

在酒店门口，情绪中竟有一种与亲人久别重逢时的喜悦。她与她的那些姨娘或舅舅舅母们确实很久没见过面了，自然好一番寒暄。只是寒暄中胡文斌意识到大家冷落了站在人群外的一个人。那人看着他们亲热，老想参与进来，因无人引见，神情便显得紧张而局促。他伸出手，客气道：这位是？

是我爸爸。

女婿这才想起将自己的父亲引见给大家。胡文斌当即伸出手，亲热地叫了一声：老哥。

这位父亲看上去一把年纪。不高的个子，脸上的皱纹刀凿斧刻一般。胡文斌握住他的手，只感觉掌心粗粝，犹如握了一把钝刀子。半成新的衣服穿在他身上，显得有些不伦不类。脚上趿拉一双雨鞋，裤脚挽起一道，溅了泥迹。握过手之后，亲家便缩起自己的手，垂在腹下。眼睛里仍旧有一丝窘迫，看着那些纷纷和他打招呼的亲戚，嘴里不停地说：肚子饿了吧，咱这就开饭吧。

饭桌上的菜倒是新奇，大多是难能一见的当地土菜。胡文斌有些反客为主的意思，招呼大家吃菜。那位“叔公”倒是见过一些世面，但客套话听起来还是多了些上不得台面的江湖气。女婿和他的父亲紧挨着坐。父子俩模样看上去有几分相象，性情也极为相似，都是一样的木讷与拘谨。那位叔公端着他长辈的架子，吩咐女婿的父亲说，来的都是贵客，都是咱家的亲戚，你也该站起来敬大家一杯酒啊！做父亲的便站起来，端着一杯酒，他是面对了胡文斌说话的，仍是没有什么客套话。只是抖动着嘴唇，万分郑重地说，以后这孩子就是你们的了，他不听话，你该打就打，该骂就骂。

遇到这样的阵势，胡文斌自然也忙不迭站起来，对方的话让他有了些许的感动——因为之前他每和未来女婿商量婚事，问起他家里人的意

见，女婿总是说，我父亲在电话里说了，一切都遂了你们这边的意愿办。当时胡文斌并未感到任何的惊讶，他能感觉到对方的弱势。但现在，他更清楚坐在对面的这位亲家的心愿了——好不容易读书走出去的儿子，找了个城里的女朋友，他其实是等于把儿子整个都托付出去了一样。

胡文斌有些心恹。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酒过三巡，席面上的气氛仍需那位叔公与胡文斌来调度。叔公感慨着他们秦家出了这么一位出色的大学生，又找了一位这么漂亮的女朋友。当问起亲家的年龄，胡文斌感到了几许诧异，竟然比他还要小了两岁。那位叔公说，我这位侄子，真不容易，侄媳妇常年有病，自己一个人靠种菜卖菜，供出了两位大学生。村里人没有不佩服他的。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到这位父亲的身上。做父亲的表情再次窘迫起来，嘴唇抖着，目光躲闪着不知该落到何处。或许是喝了酒的缘故吧，他的眼睛里竟泛起一丝潮润。

倒是女儿小桃懂得男友心思。这样忆苦思甜下去，男友总归是要尴尬的。当下便挡了酒局，说大家旅途劳累，吃罢饭，还是早点回酒店休息吧。

胡文斌不想休息。他的情绪借助酒精的作用，恰恰达到一个兴奋点。他说吃完饭，要去看一看生病的亲家母。这是必须的，是人之常情。其实，胡文斌另有自己的打算，他是想借机考察一番女婿家里的情况。

胡文斌乘兴而去，却败兴而归。去时因座驾紧张，除了他和妻妹，以及女儿女婿和亲家几个人上得车来，其他人再容不下了。通往乡间的道路倒十分平坦。道路两旁修建了简陋的两层或3层的楼房。细雨中的荷塘看上去别有一番情致，挖藕人冒雨在池塘劳作，刚挖出的藕于雨水中显得越发嫩白……直到拐下水泥路面，车子在泥泞中行驶的越发艰难。过了一个村子，车轮陷在泥泞中打滑，终于开不动了。女婿和父亲同时

下去推车，胡文斌也想下车，被女婿拦住。面包车发出好一阵嘶吼，这才冲出了坑洼。父子俩爬上车来，鞋子都被泥水浸湿。司机咒骂着村里的干部。等望见远处一座孤零零的房屋时，面包车再不能往前去了。一行人只好下车，由女婿的父亲在前面引路，朝那座孤零零的房屋走去。

胡文斌也曾想象过那种穷困，比如房子，比如屋子里的陈设。他的老家也富裕不到哪里去，但他每回老家时，都能在温热的土炕上睡一个好觉。当他走过细雨中的菜园，忽然间仿佛坠入一个穷苦的噩梦。屋门是不能用简陋所能形容的，通向内屋的门扉甚至没有一块门板。那块簇新的门帘看来应是新挂上去的，也算是为迎接客人有过一番精心的准备。但那块门帘横担在一根树枝上，针脚也可看出主人的粗拙，像一面简陋的旗子。跨进门扉之后，胡文斌眼前一暗，但幽暗的空间里却有一丝光亮在头顶显现。这才意识到屋顶是漏着天的，好在只是隔间的位置，缝隙不大。大概是隔年的冷风掀落了屋瓦，男主人忙于生计，也无时间来补一补。屋子里有一股霉潮之气，迅速掩住了他的口鼻。他皱了皱眉，心里泛起一丝苦涩。但怪异的表情却不敢有丝毫显现，所以他的笑容看上去便是有些僵硬的。除了简陋的锅灶之外，屋子里再不见任何陈设。缩在屋角的床榻更显黑暗，挂了一顶灰不溜秋的帐子。此刻，那帐子瑟瑟抖动，探出一颗灰白的头来。病床上的女人看上去更显恐怖，出奇的瘦弱，脸上淤积着大块黑斑。一双眼睛倒很清秀，但眼珠是萎黄的，整个人泛出一股被药渣泡透的黑黄。她脸上的笑容略显羞涩，也不说话，对胡文斌礼节性地笑过之后，抬眼看见站在身后的儿媳，便抬起手来。女儿小桃有过一番踌躇，走近前去，任女人抓住她的手，爱意无从表达的样子，只是紧紧地攥着。

胡文斌酒醒了大半。略有寒暄，便退了出来。他站在屋外，对着碧绿的菜园勉强才透过一口气来。只觉胸口一阵阵难受。在这样的局促与